

東
皐
子
集

東皐子集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東
集
上海涵芬樓
景印常熟瞿
氏鐵琴銅劍
樓藏明鈔本

四部叢刊續編

東臯子集

(一〇二一)

翻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上海

雲

河南

五

路

印刷所

上
商

海
務

印

河南

館

路

發行所

上
商

海
務

印

及各

書

館

埠

東臯子集序



河東呂才君英撰

君姓王氏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

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
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
六合縣丞君薦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
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受俸錢積
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輒舟夜遁隋李版蕩客遊河
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
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
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
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

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
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
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起選時太樂有
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若求為太樂丞選
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
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耻柱下卒授
為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
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
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

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廢鄉里或咤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吊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于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君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

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來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咏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塋兼預自為墓志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三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註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平原陸淳化卿撰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羣於人而內自得耶何乃莊叟之後繇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

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曠哉淵乎真
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于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
文高迹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
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懸解之志庶乎死而
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
序備矣此不復云

東臯子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
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
酒養鳧鴈蔣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
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
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
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樂邪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
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
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

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續曰
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追
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
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
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
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
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柰何坐召嚴君
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續講禮荅曰
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

以酒脯初兄疑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
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莖自誌其墓續之仕以
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
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
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
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
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
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髯鳳臆駉馳如舞
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駉頸貉膝跽

蓄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
蟠君子不苟紫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
此

書東臯子傳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
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胃中為之浩浩焉
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
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
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

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
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
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
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用於酒吾為
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
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
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
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
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